

足本
珍藏

中国世情小说

现今仅存唯一原本

型世言

孤本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世情真本小说

〔明〕型世言



中国戏剧出版社

RBH 93/02

编者的话

明清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高峰时期，世态人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进入真正意义的近代小说范畴。

为了保存文化遗产、积累文化史料；为了开展学术研究；也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要，特编辑、出版《中国世情真本小说》。

这套世情真本小说系列包括长篇小说《群花宝鉴》、《蜃楼志全传》、《续镜花缘》、《型世言》、《艳镜》以及短篇小说《珍珠舶》、《跨天虹》、《婆罗岸全传》、《昭阳艳史》、《宫廷艳史》等作品。

从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世态人情小说承续了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时期。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获得巨大发展的明清小说中却有一个过于冷清孤寂的角落，那便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讲世情”的作品，这些写得比较通俗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而建国以后公开出版的却寥若晨星。

在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作品与小说作品中，关于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常常仅介绍《金瓶梅》、《红楼梦》等寥寥几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此阶段的此类小说基本上是空白或无足称道，即使偶

有几部作品被提及，也旨在说明小说发展过程中有若干虚点。但事实上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其中世态人情小说的的演进，正是《红楼梦》登上艺术顶峰的必要铺垫。这种“顶峰”不公是指文学的艺术的语言结构的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含有中国小说观念，美学意境的嬗替与演变。

至此，这套《中国世情真本小说》丛书具有与明清小说不同的特点如下：

一、该丛书与已出版的几种古代禁毁小说不同，不仅是世情禁毁，即历代统治者因其“香艳败俗”而禁毁的类中精粹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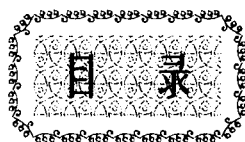
二、版本以“罕见”、“稀少”，甚至“独版”为标准，由此增加该套丛书保存价值。

在此基础上，强调它的文化，民俗及文学的价值意义。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一定会给小说爱好者与文化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帮助。

另外，古籍整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还请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珍藏卷一



型 世 言

〔明〕陆人龙

第 一 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	(3)
第 二 回	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	(19)
第 三 回	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	(29)
第 四 回	寸心远格神明 片肝顿苏祖母	(42)
第 五 回	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有	(51)
第 六 回	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	(62)
第 七 回	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	(75)
第 八 回	矢智终成智 盟忠自行忠	(88)

第 九 回	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亲	(100)
第 十 回	烈妇忍死殉夫 贤媪割爱成女	(114)
第 十 一 回	毁新诗少年矢志 诉旧恨淫女还乡	(123)
第 十 二 回	宝钗归仕女 奇药起忠臣	(135)
第 十 三 回	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	(144)
第 十 四 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	(154)
第 十 五 回	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	(163)
第 十 六 回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 成都郡两孤儿连捷	(174)
第 十 七 回	逃阴山运智南还 破石城抒忠靖贼	(182)
第 十 八 回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	(193)
第 十 九 回	捐金有意怜穷 卜屯无心得地	(204)
第 二 十 回	不乱坐怀终友托 力培正直抗权奸	(213)
第 二 十 一 回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224)
第 二 十 二 回	任金刚计劫库 张知县智擒盗	(236)
第 二 十 三 回	白镞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	(247)
第 二 十 四 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 掷杯授首殄鲸鲵	(258)

第二十五回	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	(269)
第二十六回	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	(279)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貽至戚	(291)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 恶髭竟投利网	(306)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	(318)
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 曾司训计完璧	(332)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夫空有千金	(343)
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一鼎终归故主	(355)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	(365)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	(375)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 两生冤无垢复仇	(385)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奇 赚金冠杜生雪屈	(397)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	(407)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 蒋郎终偕伉俪	(418)
第三十九回	蚌珠巧乞护身符 妖蛟竟死诛邪檄	(430)
第四十回	陈御史错认仙姑 张真人立辨猴诈	(439)

型世言

陆人龙 编著



《型世言》又名《崢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原书现藏韩车汉城大学奎章阁。本书曾在中国久已失传，经朝鲜文人收藏，得以保存下来，成为海内外珍本。

叙

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忠何必杀身，亦何必不杀身。忠何必覆家，亦何必不覆家。唯以凜然不受磨灭之心，可以质天地，可以动鬼神，可以靖君父，可以对家庭。呜呼，已矣！死犹生矣。即今日之笔舌，尤可见当日之须眉。彼景隆之身亦死，家亦囚，不天壤哉。留取丹心照汗青，铁尚书丹心，从今当更耿耿耳。

翠娱阁主人撰

第一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

不兢叹南风，徒抒捧日功。
坚心诚似铁，浩气欲成虹。
令誉千年在，家园一夕空。
九嶷遗二女，双袖湿啼红。

大凡忠臣难做，只是一个身家念重，一时激烈，也便视死如归，一想到举家戏辱，女哭儿啼，这个光景难当，故毕竟要父子相信。像许副使遼，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流贼刘六、刘七作反，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府州县官，或死、或逃，只有他出兵破贼；超升金事，后转江西副使。值宁王谋反，逼胁各官从顺，他抗义不从，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解下腰间金带打去，众寡不敌，为宁王所擒，临死时也不肯屈膝。此时他父亲在河南，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杀了一个都堂，一个副使。他父亲道：“这毕竟是我儿子。”就开丧受吊，人还不肯信他。不期过了几时，凶报到来，果然是他死节。又如他同时死的是孙都堂燧，他几次上本，说宁王有反谋，都为宁王邀截去了。到了六月十三日，宁王反谋已露，欲待徐他，兵马单弱，禁不得他势大；欲待从他，有亏臣节，终夜彷徨。在衙中走了一夜，到五更，大声道：“这断不可从。”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只剩得一个公子、一个老仆在衙内。孙都堂走到他家房里道：“你们好睡，我走了一夜，你知道么？”公子道：“知道。”孙都道：“你知道些甚么？”公子道：“为宁王的事。”孙都道：“这事当什么？”公子道：“我已听见你说从不从了，你若从时我们也不顾你先去。”孙都却也把头点了一点。早间进去，毕竟不从，与许副使同死。忠义之名，传于万古。

若像靖难之时，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同约死国，及到国破君亡，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曾喂猪么？”看的人来回复，解学士笑道：“一个猪舍不得，舍得性命？”两个都不死。后来解学士得

罪，身死锦衣卫狱。妻子安置金齿。胡学士有个女儿，已许解学士的儿子。因他远戍，便就离亲，逼女改嫁。其女不从，割耳自誓，终久归了解家，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又像李副都士实，平日与宁王交好，至将反时来召他，他便恐负从逆的名，欲寻自尽。他儿女贪图富贵，守他不许。他后边做了个逆党，身受诛戮，累及子孙。这便是有了不肖子，就有不好父母。谁似靖难时，臣死忠，子死孝，妻死夫。又有这一班好人，如方文学孝孺，不肯草诏，至断舌受刚；其妻先自缢死。王修撰叔英的妻女，黄侍中观的妻女，都自溺全节。曾风韶御史夫妻同刎。王良廉使夫妻同焚。胡闰少卿身死极刑，其女发教坊司二十年，毁形堕面，终为处女。真个是有是父有是子。但中更有铁尚书，挺挺雪中松柏。他两个女儿莹莹水里荷花，终动圣主之怜，为一时杰出。

话说这铁尚书，名铉，河南邓州人。父亲唤做仲名，母亲胡氏，生这铁铉。他为人玮梧卓荦，慷慨自许，善弓马，习韬略。太祖时，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皇侄孙靖江王守谦，他封国在云南，恣为不法，笞辱官府，擅杀平民，强占人田宅子女。召至京勘问，各官都畏缩不敢问。他却据法诘问，拟行削职。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断事精明，赐他字教做“鼎石”，后来升作山东参政。他爱惜百姓，礼貌士子；地方有灾伤，即便设处赈济；锄抑强暴，不令他虐害小民；生员有亲丧，毕竟捐俸周给。时尝督率生儒，做文会、讲会。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姓高名贤宁。青年好学，文字都是锦绣肠，又带铜肝铁胆，闻他未娶，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丁忧，此事遂已。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在任年余，军民乐业。恰遇明建文君即位。覃恩封了父母，铁参政制了冠带，率领两个儿子福童、寿安，两个女儿孟瑶、仲瑛，恭贺父母。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我受此荣封也是天恩，但我老朽不能报国，若你能不负朝廷，我享此封诰也是不愧的。”铁参政道：“敢不如命。”本日家宴不题。

荏苒半年，正值靖难兵起。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他陆路车马搬运，水路船只装载，催趲召买。民也不嫌劳苦，兵马又不缺乏。后来长兴侯战败，兵粮散失，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督兵六十万进征。他又多方措置，支給粮草。又道济南要地，雇请民夫，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挑得异常深阔。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也只得南奔。到临邑地方，遇着赞昼旧同僚，五军断事高巍，两个相向大哭。时正端午，两个无心赏午，止计议

整理兵马固守济南。正到济南，与守城参将盛庸，三人打点城守事务。方完，李景隆早已逃来，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预将喷筒裹作人形，缚在马上。战酣之时，点了火药，赶入北兵阵中。又将神机铳、佛狼机随火势施放，大败北兵。永乐爷大恼，在城外筑起高坝，引济水浸灌城中。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暗在水中撬坍堤岸，水反灌入北兵营里。永乐爷越恼，即杀了那



失事将官，从新筑坝灌城，弄得城中家家有水，户户心慌。那铁参政与盛参将、高断事分地守御，意气不挠。但水浸日久，不免坍颓。铁参政定下一计，教城上插了降旗，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说，力尽情愿投降。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城上堆了大石，兵士伏于墙边，高悬闸板；只要引永乐爷进城，放下闸板，前有陷坑矢石，后又有闸板，不死也便活捉了。曹国公道：“奉旨不许杀害，似此恐有伤误。”铁参政道：“阍外之事，专之可也。”议定。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止得北平一城。今喜济南城降，得了个要害地方，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不胜欣喜。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刚到城下，早是前驱将士多掘下陷坑。成祖见了，即策马跑回。城头上铁参政袍袖一举，刀斧齐下，恰似雷响一声，闸板闸下。喜成祖马快，已是回缰。打不着。反是这一惊，马直蹿起，没命似直跑过吊桥。城上铁参政叫放箭，桥下伏兵又起，成祖几乎不保。那进得瓮城这干将士，已自都死在坑内了。

正是：

不能附翼游天汉，赢得横尸入地中。

成祖大恼，吩咐将士负土填了城河，架云梯攻城。谁知铁参政知道，预备撑竿，云梯将近城时，撑竿在城垛内撑出，使他不得近城。一边火器乱发，把云梯烧毁；兵士跌下，都至死伤。成祖怒极道：“不破此城，不擒此贼，誓不回军！”北将又置攻车，自远推来城上，所到砖石坍落。铁参政预张布幔。当他车遇布就住，不得破城。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抵上矢石，在下挖城。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相持数月。北军乃做大炮，把大石炮藏在内，向着城打来，城多崩陷。铁参政计竭，却写“太祖高皇帝”神牌挂在崩处，北兵见了，无可奈何，只得射书进城招降。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来城中赴义，也写一篇《周公辅成王论》，射出城去。大意道：“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不敢以尊属有轻天子之意。爵禄可捐，寄以居东之身；待感于风雷，兄弟可诛。不怀无将之心，擅兴夫斨斧钺；不贪一时之富贵，灭千古之君臣。”成祖见了却也鉴赏他文词。此时师已老，人心懈弛。铁参政又募死士，乘风雨之夕，多带大炮，来北营左侧施放，扰乱他营中。后来北兵习做常事，不来防备，他又纵兵砍入营，杀伤将士。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且回军。”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料他必回，忙拣选军士，准备器械粮食，乘他回军，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大败北兵，直追到德州，取了德州城池。朝廷论功，封盛总兵为历城侯，充平燕将军。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再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召还李景隆。

盛总兵与铁尚书，自督兵北讨。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大开筵席犒将士。到酒酣痛哭，劝将士尽力报国，无不感动。战时，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屯在城下，以逸待劳。只见燕兵来冲左翼，盛总兵抵死相杀，燕兵不能攻入，复冲中军，被铁尚书指挥两翼，环绕过来。成祖被困数重，铁尚书传令：“拿得燕王有重赏！”众军尽皆奋勇砍杀。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左右突围，身带数十箭，刀枪砍伤数指，身死阵中。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燕兵退回北平。三月又在夹河大战，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军声大振。不料角战之时，自辰至未，胜负未定。忽然风起东北，飞沙走石，尘埃涨天，南兵逆风，咫尺不辨，立身不住。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

敌，退保德州。后来北兵深入，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铁尚书虽在济南，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要截他粮草，并没一人来应他。径至金川失守，天下都归了成祖。当时文武都各归附，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以图兴复，争奈人心渐已涣散。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

高秀才此时知道，道：“铁公为国尽力最深，触怒已极，毕竟全家不免，须得委曲救全，得他一个子嗣，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弃了家，扮做个逃难穷民，先到淮安地方，在驿中得他几个钱，与他做夫。等了十来日，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他也不敢露头面，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夜间巡逻时，在后边放上一把火，趁人嚷乱时，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这边，救灭火，查点人时，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大家道：“想是烧死了。去寻时，又不见骨殖。有的又解说道：“骨头嫩，想都烧化了。”铁尚书道：“左右也是死数，不必寻他。”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管解的就朦胧说中途烧死，只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二女一行解京。

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这公子不知甚么事，只见走了六七里，到了一个旷野之地，放下道：“公子，我便是高贤宁，是你令尊门生，你父亲被拿至京，必然不免，还恐延及公子，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延你铁家一脉。”铁公子道：“这虽是你好情，但我如今虽生，向何处投奔？不若与父亲姐妹死做一处倒好。”高秀才道：“不是这样说，如今你去同死，也不见你的孝处，何如苟全性命，不绝你家宗嗣，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父母，使铁氏有后，岂不是好。”铁公子哭了一场，两个同行，认做了兄弟。公子道：“哥哥，我虽盼你苟全，但不知我父亲、祖父、母、兄、姐此去何如？怎得一消息？”高秀才道：“我意原盗了你出来，次后便到京，看你父亲，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急切没有，故未得去。”公子道：“这却何难，就这边有人家，我便在他家佣工，你自可脱身去了。”高秀才道：“只是你怎吃得这苦。”两个计议，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行来行去，天晚来到一所村庄。

朗朗数株榆柳，疏疏几树桑麻。低低小屋两三间，半瓦半茅；矮矮土墙四五尺，不泥不粉。两扇柴门肩落日，一声村犬吠黄昏。

两个正待望门借宿，只见“呀”一声门响，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想待要村中沽酒的。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道：“老人

家拜揖，小人兄弟是山东人。因北兵来，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家都被掳掠去了，只剩得兄弟，要往南京去投亲。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只见那个老人道：“可怜！是个异乡避难的人，只是南京又打破了，怕没找你亲戚处哩。”高秀才道：“正是。只是家已破了，回不得了，且方便寻个所在，寄下这兄弟，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老人道：“家下无人，只有一个儿子金去从军，在峨嵋山大战死了。如今只一个老妻，一个小女儿，做不出好饭来吃，若要借宿，谁顶着房儿走，便在里面宿一宵。”两个到了里边，坐了半晌。只见那老儿回来，就暖了那瓶酒，拿了两碟腌葱、腌萝卜放在桌上，也就来同坐了。两边闲说，各道了姓名。这老子姓金名贤。高秀才道：“且喜小人也姓金，叫做金宁。这兄弟叫做金安。你老人家年纪高大，既没了令郎，也过房一个，服侍你老景才是。”老人道：“谁似得亲生的来？”高秀才道：“便雇也雇一个儿。”老人道：“哪得闲钱？”说罢。看铁公子道：“好一个小官儿，甚是娇嫩，怎吃得这风霜？”高秀才道：“正是。也无可奈何，还不曾丢书本儿哩。”老人道：“也读书？适才听得客官说要寄下他，往南京看个消息，真么？”高秀才道：“是真的。”老人道：“寒家虽有两亩田，都雇客作耕种，只要时常送送饭儿，家中关闭门户。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替就老夫这些用儿，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待客官回来再处，何如？只是出不起雇工钱。”高秀才道：“谁要老人家钱，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吧。”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送他一间小房歇下。高秀才对铁公子道：“兄弟，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此去令尊如有不幸，我务必收他骸骨，还打听令祖父母、令兄、令姊消息来复你。时日难定，你可放心在此，不可做出公子态度，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一个说，一个哭，过了一夜。次早，高秀才起来，只见那老人道：“你两人商量的通么？”高秀才道：“只是累你老人家。”便叫铁公子出来，请妈妈相见，拜了，道：“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要老奶奶教导他。”老妈妈道：“咱没个儿，便做儿看待，客官放心。”高秀才又吃了早饭，作谢起身，又吩咐了铁公子才去。正是：

已嗟骨肉如萍梗，又向天涯话别离。

高秀才别了铁公子，星夜进京。

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向北立不跪。成祖责问他在济南府用计图害，几至杀身。铁尚书道：“若使当日计成，何有今日，甚恨天不祚耳。”要他一见

面，不肯。先割了鼻，大骂不止。成祖着刚在都市。父亲仲名安置海南，子福童戍金齿，二女发教坊司。正是：

名义千钧重，身家一羽轻，
红颜嗟薄命，白发泣孤征。

高秀才闻此消息，迳来收他骸骨，不料被地方拿了，五城奏闻。成祖问：“你甚人？敢来收葬罪人骸骨！”高秀才道：“贤宁济阳学生员，曾蒙铁铉赏拔，今闻其死，念有一日之知，窃谓陛下自诛罪人。臣自葬知己，不谓地方，遽行擒捉。”成祖道：“你不是做《周公辅成王论》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高秀才应道：“是。”成祖道：“好个大胆秀才，你是书生，不是用事官员，与奸党不同；作论是讽我息兵，有爱国恤民的意思，可授给事中。”高秀才道：“贤宁自被擒受惊，得患怔忡，不堪任职。”成祖道：“不妨，你且调理好了，任职出朝。”有个朋友姓纪名纲，见任锦衣指挥，见他拿在朝中时，为他吃了一惊。见圣上与官不受，特来见他，说：“上意不可测，不从恐致召祸。”高秀才道：“君以军旅发身，我是个书生，已曾食廩，于义不可。君念友谊，可为我周旋。”他又去送别铁尚书父母、儿子。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他，也不来管。又过了几时，圣上问起，得纪指挥说果病怔忡，圣上就不强他。他也不复学，只往来山阳、南京，着他姊妹消息。不题。

话说铁小姐，圣旨发落教坊，此时大使出了收管，发与乐户崔仁，取了领状，领到家中。那龟婆见了，真好一对女子，正是：

蓬岛分来连理枝，妖红媚白压当时。
愁低湘水暮山碧，泪界梨花早露垂。
幽梦不随巫峡雨，贞心直傲柏松姿。
闲来屈指谁能似，二女含颦在九巖。

那度婆满心欢喜，道：“好造化！从天掉下这一对美人来，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叫丫鬟拾下一所房子，却是三间小厅，两壁厢做了他姊妹卧房，中间做了客座。房里摆列着锦衾、绣帐，名画古炉，琵琶、弦管，天井内摆列些盆鱼、异草、修竹、奇花。先好待他一待，后边要他输心依他。只见他姊妹一到房中，小小姐见了道：“姐姐，这岂是我你安身之地？”大小姐道：

“妹妹，自古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死难’。发我教坊，正要辱我们祖父。我偏在秽污之地竟不受辱，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却不反与祖父争气。”两个便将艳丽衣服、乐器、玩物都堆在一房。妹妹两个同在一房，穿了些缟素衣服，又在客座中间立一纸牌。上写：

明忠臣兵部尚书铁府君灵位。

两个早晚痛哭上食。那虔婆得知，吃了一惊。对龟子道：“这两个女人生得十分娇媚，我待寻个舍钱姐夫与他梳梳，又得几百金，到后来再寻个二姐夫，也可得百十两。不料他把一个爹的灵位立在中间，人见了岂不恶厌？又早晚这样哭，哭坏了，却也装不架子起，骗得人钱。”龟子道：“他须是个小姐性儿，你可慢慢搓挪他。”那虔婆只到那厢去安慰他，相叫了道：“二位小姐，可怜你老爷是个忠臣受枉，连累了二位，落在我们门户人家，但死者不可复生，二位且省些愁烦，随乡入乡，图些快乐，不要苦坏身子。”那二位小姐只不做声，后边又时常着些妓女，打扮得十分艳丽，来与他闲话，说些风情。有时说道：“某人财主惯舍得钱，前日做多少衣服与我，今日又打金簪、金镯，倒也使他光辉。”有时道：“某人标致，极会帮衬，极好德性，好不温存，真个是风流子弟，接着这样人也不枉了。”又时直切到他身上道：“似我这嘴脸，尚具有人怜惜，有人出钱。若像小姐这样人品，又好骨气，这些子弟怕不挥金如土，百般奉承！”小姐只是不睬，十分听不得时，也便作色走了开去。

延捱了数月，虔婆急了，来见道：“二位在我这厢，真是有屈，只是皇帝发到这厢，习弦子箫管歌唱，供应官府，招接这六馆监生，各省客商。如今只是啼哭，并不留人，学些弹唱，皇帝知道，也要难为我们，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小姐道：“我们忠臣之女，断不失节，况在丧中也不理音乐，便圣上知道，难为我，我们得一死，见父母地下，正是快乐处。”虔婆道：“虽只如此，你们既落教坊，谁来信你贞节，便要这等守志，我教坊中也没闲饭养你，朝廷给发我家，便是我家人，教训凭我，莫要鲜的不吃，吃腌的。”大声发付去了，两小姐好不怨苦。他后边也只是粗茶淡饭，也不着人服侍，要他们自去搬送。又常常将这些丫头起水，叫骂道：“贱丫头，贱淫妇，我教坊里守甚节！不肯招人，倒教我们挣饭与你吃？”或时又将丫头们剥得赤条的，将皮鞭毒打，道：“奴才，我打你不得？你不识抬举，不